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目錄

曹植

與楊德祖書

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陳琳

爲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作書與孫權

孫楚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夏侯湛

東方朔畫贊

李密

陳情表

張悛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皇甫謐

三都賦序

嵇康

與山巨絕交書

養生論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

晉書

新安少川洪建論校釋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季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晉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讚僕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管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管尼父之文辭與人

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捩利病。管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

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
足以揄揚大義章示來世也晉楊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
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
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
晉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
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
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
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惠子之知我也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

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
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
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
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
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
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
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
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
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
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
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
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季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
臣者豈好爲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

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
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
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
武臣宿兵季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
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
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
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
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

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湏臾之捷以滅終
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
懸吳闕猶生之季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
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圉
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輟食棄飡奮袂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
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岬東臨滄
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
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

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
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績垂於竹帛未嘗
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
臣赦 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并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
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
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

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
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
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悟主立功何況魏
魏太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
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
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瑩
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
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

秦漢晉魏文選卷九 七
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照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

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
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
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
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廻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
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
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
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
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
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
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為表紹檄豫州

陳孔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
 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
 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
 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
 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
 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
 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

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官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歎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閣遺醜本無懿德猥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

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榦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犬造於操也後會鸞

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
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
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
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
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
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貞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眈睚被以非罪榜楚參
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
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

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
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
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
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
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
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
烈於操爲其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

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
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
鼓北征公孫瓚疆寇桀逆圍爲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
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
挫縮厥圖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
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
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
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宇宙長戰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

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
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
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
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
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廻旆方徂
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
解不俟血刀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
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

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
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
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
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
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王違眾旅叛舉以喪
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
聲氣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
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五千
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
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
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
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
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
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蔽
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
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
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
洿簡墨譬如鷩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
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

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網目爨鑊之魚期於消
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
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
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
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
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
王淠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
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榮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
泮淠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脅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恃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

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
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疆如二袁勇如呂布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
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
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
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
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
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
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
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

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
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軍入
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
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
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
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
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從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丈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
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
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
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
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夫擊鳥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
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
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寔奮席

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
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
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
大慙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
擒襲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
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

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膠尚開
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
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
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
折衝討難芟敵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
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

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
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
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
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
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
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
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
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

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
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
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
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
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兩絕
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

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鷓鴣之鳥，巢於葦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亡復，闔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投，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幕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如律令。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
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
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
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
皆下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
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
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
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
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
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

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
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鼂猶無所救竊又
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
伐也是故三人未去武王還師宮竒在虞晉不
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紕三國
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
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
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
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

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騶驥垂耳於堦牧鴻雀戢翼於汗池藜之者固以爲囿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喙也洪白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逼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

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爲佞人所構
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
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夫夫雄心能無
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
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
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
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
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
朝將恭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

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
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
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
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
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
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

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徃年在譙新
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
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
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
肯廻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
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
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

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
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
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
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徃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
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

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
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然若能內師子布
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
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
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
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
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
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
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
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

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疲
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
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
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
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
願仁君及孤虚心廻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
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沅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勗之而已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
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
許鄭以衎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
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
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栢靈失
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
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網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
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

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三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畧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

伐桀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
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回縛開地五千列
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
絳闕球琳重錦克於府庫夫號滅虜亡韓并魏
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
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
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
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

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脩造舟
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行木盡濬決河洛
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
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
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然主上眷眷未便
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
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徃
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祇
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
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

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
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
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
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
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
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
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
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曰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
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
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
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
容絜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
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
村侗黨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

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
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
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
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
罩靡前跽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
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
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
化靈爲星辰此又竒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夫

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道
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然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
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旣濁能清無滓伊何
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
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徃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
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

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
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
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
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
無朞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茆莞獨
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
藥未嘗廢離違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
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
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苟欲順私情則告訴
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
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
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
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冷
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
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士然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
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
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
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
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
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
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
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

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
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
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
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
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
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
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
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
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
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
於甄井威震群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
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
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
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
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
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
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
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理以寵亡靈則
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
除塋壟永以為常

三都賦序

皇甫士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

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
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
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
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
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
乖違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
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
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
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
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

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
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
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
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
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
者漢室內潰四海址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
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
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
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禽滅
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旣以著逆順且

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
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
風俗之清濁諫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
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
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
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
也哉

與山巨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
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
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
足下遷揚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手薦鷩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
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弁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
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
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
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
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
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燕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
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學性復䟽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
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
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
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
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
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
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金鑣饗以

嘉穀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
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
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
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
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
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
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閔呼
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
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

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
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枕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
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
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
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
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
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躑塵臭處千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
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

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
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
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
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

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
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
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
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
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
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
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
所不樂自小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究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

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
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
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
志願畢矣足下若勸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
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
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
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
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
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
重怨不致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
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
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
白

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
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
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
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
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
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
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
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
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
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
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
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
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
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
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
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
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
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
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
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
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

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
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
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
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
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
味煎其府藏醴醪驚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
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
以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
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
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
持生也至於措身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
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
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
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
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
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
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
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
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

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
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
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
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
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
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
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
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無無功追術者

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
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識厚
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却也外物以
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
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
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
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
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美門比壽王喬爭
年何爲其無有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九

